

「大白象」子虛烏有「爛尾」後果嚴重

宏觀微觀 曾淵淪

現在，反對派幾乎傾全力設法阻礙香港三大基建的建設。

這三大基建為高鐵、港珠澳大橋、機場三跑道。高鐵與港珠澳大橋的工程早已開始，可是，當年因為開建延誤，導致超支。超支就得向立法會申請撥款。反對派就利用立法會的會議程序玩「拉布」，盡可能的拖延。反對派明白，他們在立法會內的總席位不足以否決撥款，但是可以盡可能的延遲撥款。延遲撥款的好處就是工程無法進行，有停工賠償的危險，有再度延誤、再度超支的可能性。工程越遲開工，成本也越拖越高。目前，高鐵、港珠澳大橋超支的原因之一，就是工程延誤了。工程受到反對派在立法會、在法院以各種各樣的方法拖延，阻止工程依計劃開工。

反對派目的是阻撓發展

機場第三跑道的工程仍未開始，機場管理局也表示，可以不需要特區政府撥款而進行舉債興建。只要不需要特區政府撥款，反對派就不可能在立法會阻礙工程的進行，於是反對派就努力地發動輿論的攻勢，力指機場第三跑道是個「大白象」工程，會浪費大量金錢；而這些金錢的一部分將通過蓋收機場建設費來完成，每一名

使用機場的人都得為第三跑道付錢。為什麼要反對三大基建？第一個目的是破壞香港的經濟。第二個目的是阻止香港與內地增加往來。第三個目的是突顯特區政府施政困難。全世界的反對派都會努力破壞當地經濟。經濟差，人民自然對政府不滿，對政府不滿的力量，就會轉化為支持反對派的選票。因此，香港反對派努力破壞香港經濟的行為，也沒有什麼特別，與世界各地的反對派無異。

為什麼香港的反對派要阻止香港與內地增加往來？理由是香港反對派的組成，就是反中共的力量。很自然地會反對香港與內地的往來，以免香港越來越依賴內地，削弱反中共的聲音。

全球反對派也一定會設法突顯當地政府的施政困難，香港的反對派自然也沒有例外。

反對派破壞、阻止三大基建的進行，除了慣常的「拉布」方法外，也得設法在輿論上攻擊這三大基建，以爭取民意的支持。如果民意不支持反對派反對三大基建工程的話，反對派在未來立法會選舉中自然會流失選票。因此，反對派在「拉布」的同時，也努力地抨擊三大基建，是大白象工程。2016年1月1日元旦更發起反大白象的遊行。儘管參與者不多，也足以在社會上製造一些訊息。

可是，目前立法會中支持政府的力量，除了反「拉

布」「剪布」外，也應該在各個場合，努力地說明三大基建對香港經濟、民生的重要性。

深圳南站高鐵已經正式啟用，深圳市中心至廣州，至全國各地的快速陸路交通已經打通，很快地我們就可以看到深圳經濟向前飛躍的事實。這會是高鐵經濟的最有效實證。當年高鐵撥款在立法會辯論時，高鐵的經濟效用已經清楚地由特區政府向全香港市民介紹過，今日應該不厭其煩地再詳細向市民介紹，以爭取輿論反對在立法會玩「拉布」、阻止高鐵超支撥款通過的聲音。反對派正努力地告訴香港人，不如讓高鐵「爛尾」好了。我們絕不能讓香港市民感覺到高鐵一開始就是錯誤的，如今「爛尾」也無所謂。我們努力地讓香港人知道高鐵所帶來的方便、時間的節省、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而且，港鐵已經為高鐵超支付了頂，同時發放特別股息予特區政府，特別股息是金額等於超支的金額。理論上，特區政府「沒有」額外的現金支出，不會影響財政上的盈餘或赤字。

對經濟和民生十分重要

改革開放之初，香港的GDP是中國GDP的30%，今日僅深圳的GDP就將超過香港的GDP。深圳經濟一日千里，香港再不努力在交通與深圳接軌，讓往來香港深圳變得更容易更方便，香港被邊緣化的問題就會更明顯。今日深圳已發展成一個高科技的中心，香港與深圳

交通越方便，香港人就越有機會在深圳尋找商機。這是高鐵絕不能不完工，不能再拖的最重要理由。

改革開放的三十多年，珠江西岸的發展較東岸慢，理由有二：一是珠江西岸沒有香港這樣的大城市帶動投資，二是珠江西岸水淺，難以建造深水碼頭。因此，港珠澳大橋是開發珠江西岸的重要橋樑。表面看起來港珠澳大橋對珠江西岸更有利，因為有利於當地發展，且將珠江西岸與香港連在一起。不過，珠江西岸的開發對香港也有利，香港的資金，人才就多了一個投資、應用之地。交通方便了，投資機會，發揮才能的機會也會增加。港珠澳大橋與高鐵一樣，也面對着超支問題。理由也是因為當年的預算，估計不到工程因反對派的拖延而遲開工，遲開工成本上升，超支了。

機場第三跑道因為不需要向立法會要錢，因此反對派沒有舞台反對第三跑道的建設，只能口口聲聲地說，這將是大白象工程。不過，人人都知道，第三跑道不是為今日而建，而是為將來而建。全球一體化，旅遊業、物流業一日千里，香港的競爭對手新加坡、廣州、深圳、上海……都在加建跑道。香港不建，將來就會落後，這是很簡單的道理。

除了經濟發展之外，今日的香港正面對着全球經濟放緩的打擊，香港的經濟也在放緩。三大基建正好能為今日香港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對保障民生，也十分重要。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博士

立會補選 看好周浩鼎

有話要說 洛君

由湯家驊辭去立法會議員一職所帶來的新界東議席補選，提名期由1月5日至18日，補選期為2月28日，民建聯的周浩鼎參選。雖然競爭勢將激烈，但有三點理由值得看好周浩鼎。

其一，民建聯是目下香港政壇的第一大黨，實力雄厚，今次傾盡全力支持周浩鼎，預期獲得大量支持，問題應該不大。

其二，反對派中，力量異常不集中，曾贏得立法會「超級議席」的資深黨員何俊仁、地區上的實力派民協中的老大哥馮檢基，齊齊敗陣於區議會選舉，另兩名老黨員梁家傑和劉慧卿先後宣布將不再參加選舉，表面上是讓年輕一輩上位，這就大大削弱了反對派的整體力量。

連尚有半年時間便到下屆立法會新一輪選舉，湯家驊也因與公民黨黨友如梁家傑等合不來而宣布辭職，基於掛着「當日以公民黨黨員名義競選取得席位」分外尷尬，是於立法會多留一日也嫌多。黃成智又被民主黨排擠而退黨，狄志遠也步其後塵開民主黨。加上激進反對派與溫和派不和，這種格局，反對派已成一盤散沙，力量集中不起來。其三，觀乎今屆區議會選舉，周浩鼎

在東涌南以二千多票大比數擊敗對手，反映周浩鼎平素表現有一定的支持度。可以想見，建制派選民期待周浩鼎晉身立法會大殿堂已久！

周浩鼎以36歲的朝氣之年，且有律師資格，並已成為民建聯的副主席，多次出席時事論壇，講話的論點有理有據，是建制派斯文、高文化素質的新興力量。觀公民黨楊岳橋、西貢區議員方國珊、新思維和本土派打算參戰的名單，更有理由相信希望香港穩定選民，投周浩鼎一票。周當選順理成章。

誠如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說的：很多市民對立法會的「拉布、衝擊、暴力」感到厭倦，投民建聯中人可助改變議會這些不良情況。葉劉眼中的周浩鼎：年輕、專業。這正是立法會所急切需要的。

多一個建制派中人進議會，積壓多時動彈不得的經濟、民生等衆多議案，便多一分早日獲得通過的機會。整體而言，今次立法會補選，雖然只是一個席位，未能反映大局形勢，但建制若勝出，將形成贏得分組點票的關鍵一席；有望成功修改議事規則，對徹底消除拉布漏洞，極為重要！周浩鼎、民建聯，努力！為市民福祉，一定要勝出！

「慰安婦協議」難掩日本野心

國際政治 樂羣南

安倍晉三可謂狂妄之極，在還未與韓國開始談判「慰安婦協議」、以掩蓋日軍戰時犯下的這一門滔天大罪前，已經公開說，只要安倍向個別慰安婦致歉和日本政府付出賠償，韓國就不得再提「慰安婦」這件事。而剛剛與韓國達成協議後，又要求韓國承擔拆除、搬走那座正對着日本大使館的，象徵受害婦女的韓國少女銅像，否則將拒絕支付那同意的10億日圓援助「慰安婦」基金云云。

日本二戰時犯下的嚴重戰爭罪行，罄竹難書，所以必須將罪行的事實清楚地記載在歷史書上，才能達到「以史為鑒」的重要目的。但是日本卻歷年不停篡改歷史教科書，將罪行一一淡化為「事件」，甚至絕口不提。

那末，受害國家只有繼續舉行隆重儀式來紀念受害者，就有如日本自己紀念廣島、長崎原爆、參拜「靖國神社」一樣，才能「forgive but not forget」。以史為鑒，並不是要不停挑起仇恨。若日本不篡改歷史，受害者就能夠理解日本遭到慘烈的原爆懲罰，而汲取到軍國主義慘痛教訓，就不需要重複譴責日

本。即便是日本不篡改歷史教科書，受害的國家也不能不提往事、不舉行紀念儀式，以史為鑒之餘，也安慰慘死者的亡魂。但是這不是為了挑起仇恨。

現在它悍然要求韓國不要再提起「慰安婦」之餘，連少女銅像都要拆除、搬走，這是對受害者何等的不敬？

同時，日本的朝野好戰者，還在互聯網上越來越熾熱地翻炒那「全世界最優秀的大和民族為何要向外擴張」的「偉論」，大談二戰戰敗所得的教訓是「要征服世界，必須首先打敗美國，要打敗美國，必須首先聯美征服中國，要征服中國，必須首先分裂中國成為『七塊』」。這是何等可怕的現象？老美應該不是不知道，所以，繼續駐軍八萬在日本，並不是單單為了防衛日本，也是預防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筆者一兩位曾經參加抗日戰爭的同事（包括一位空投入緬甸打游擊戰爭的Chindit），認為「日本仔養唔熟」，幾十年來堅決不買日貨，以免變相「資助」亡魂不息的日本軍國主義。

作者為前民航處處長

公民黨激進害港 補選應踢走楊岳橋

議事論事

陳光南

立法會新界東議席的補選，已經出現了周浩鼎對公民黨楊岳橋的局面。楊岳橋本來是湯家驊的徒弟，湯家驊宣布辭職之後，對於楊岳橋接班寄以厚望，意圖走一條比較溫和的路線。但是公民黨越來越激進，楊岳橋受制於公民黨，也開始轉向激進的路線，決定要打對抗牌，認為在反共的意識形態上，絕對不能會和建制力量尋求共識，不惜犧牲香港的經濟和民生發展。

楊岳橋「對抗到底，不給香港出路」的政治理念，注定他違背多數港人的意向，損害了七百萬人的利益，違背了歷史潮流，一定會在補選中遭到廣大選民的唾棄。

堅持政爭 阻撓發展

根據一項最新的民意調查，過去一年香港政治爭拗不斷，五成四受訪者認為，新一年香港最大隱憂是政治爭拗阻礙施政；四成五香港市民受訪者擔心，在新一年政治爭拗會拖累民生；兩成八希望減少政治爭拗；一成九擔心治安及法治受衝擊。調查亦顯示，兩成五擔心經濟前景不妙；一成四擔心生活不安定。這充分說明，廣大市民不希望繼續見到政治干預民生活和經濟的局面，堅決反對激進派的路線。新界東的補選形勢清楚地說明，香港人已經厭倦了內部分裂。反對派天天反對政府，除此以外什麼事情也做不成，最後是七百萬港人承擔痛苦的後果：產業無情轉型，增加供應房屋政策沒有辦法落實，大型基本建設工程遭到阻撓，不斷「燒銀紙」浪費巨額公帑，立法會拉布和司法覆核耽誤基建工程使得建造費用每年以百分之二十的速度上升，最後是每個納稅人埋單。激進派欲以「一佔中」和「違法達義」，如同在香港搞文化大革命，引導年輕一代繼續犯法，踐踏香港的核心價值——高度法治，

破壞香港的營商環境。楊岳橋和公民黨都說，這一次選舉，是兩個陣營的鬥爭，是兩種出路的鬥爭，今後一定會對抗到底。鬥爭的目的，一定要使梁振英下台，一定要對抗中央政府，反對香港和大中華自由貿易區、亞洲自由貿易區融合。這樣的對抗路線，完全是喪失理智的，與香港七百萬人為敵。激進派企圖以損害港人利益的骯髒的手段，迫使北京在「兩國兩制」和基本法問題上，作出原則的讓步，變相交出主權，交出政權交出民族利益，這完全是妄想，是以卵擊石。

立法會選舉，是要選出為香港人做事的議員，而不是要選出為美國「重返亞洲政策」服務，對中國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圍堵和抵制的代理人，不是要選出把香港作為自己代表本土，現在恰好說明，他們根本從來沒有代表香港人的利益，而是代表外國的利益，洋人的利益。黑金政治曝光，顯示金錢由外國勢力透過中間人轉交給《蘋果日報》老闆黎智英，再交給反對派的政黨，僅兩年之間的黑金已多達四千萬港元。有錢能使鬼推磨。楊岳橋反對給香港一條出路，恰好說明了他不代表本土大多數人利益。本土主義口號其實是掛起羊頭賣狗肉，在香港搞分裂主義，壓制和包圍中國，損害香港人的經濟和民生，反對香港搞基本建設，反對香港科技升級提高競爭力。

抱團激進 選民唾棄

公民黨黨魁梁家傑，前日在香港電台節目為了配合這次新界東補選，說梁振英上月到北京述職期間獲國家主席習近平接見，有別於過往平排而坐，只能靠邊坐，可見中央有意凸顯特首只是從屬的角色；要確保「一國兩制」不走樣，正確做法，是落實《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條款，又指香港若淪為另一個普通內地城市云云。

整個亞洲地區都在經濟上濟，更加開放，更加努力地產業升級，更加互相聯互通，致力經濟復甦的黃金機會。楊岳橋堅決不要給予香港人機會，不給予出路，反對基本建設，反對和大中華貿易區融合，結果獲得了反對派群起支持，參加其造勢的大會。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楊岳橋和激進勢力擁抱在一起，說明他選擇了放棄溫和和中間派選民，注定一定輸得很慘。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從「常規」看政府與公眾關係

新加坡之眼 楊培根

網上讀到關於哈佛醫學院麻省總院心胸外科專家，為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8名病人開展從診斷、分析、手術直至術後康復的全套醫療服務。哈佛醫生展現「對手術規範近乎刻板的嚴格執行」的專業精神，「全力追求『零缺陷』的工作態度」，關注手術細節以減少病人痛苦的、以人為本風範，讓中方醫護人員全程跟蹤觀摩，「深受震動」。

中美醫療專家的鮮明對比

有位中方醫生的反省為兩國醫療專家做了鮮明的對比：

比如手術前的常規準備，「哈佛醫生會準備一份科學、規範、合理的『流程圖』，其中包括麻醉流程、手術流程、重症監護流程等等，流程一旦確定，所有相關人員都必須嚴格執行，將操作的每一個環節變成自己的『習慣』，不允許因為個人的固有習慣增添任何多餘的

環節，或減少一些環節。哈佛專家規定，術中為麻醉和氣道所準備的藥物、器械，都須在術前按嚴格的規範擺在固定位置，須『手到擒來』」。

反觀中國醫學界「並不『常規』。在手術前，對所有有可能需用的藥物和器械，我們往往沒能做好最充分的預備。時常等到意外發生時，才『臨時抱佛腳』，有時甚至出現術中等藥和尋找器械的窘況，從而不僅無法在第一時間作出反應，最大限度地為患者贏得搶救時間，甚至貽誤搶救時機，導致患者生命受損。」

這段對比令我為之震動，也為之沉思！既然中國醫生知道「對流程規範近乎『僵化』」的執行，是手術成功的根本保證，中國醫學界怎能對常規如此的不尊重？難怪華山醫院副院長徐建光教授說，「整個醫療過程缺乏規範統一的操作流程，缺乏高度負責的敬業精神，是相當數量醫療糾紛、醫患矛盾產生的根源。」

我們大致明白醫療品質問題的癥結。態度決定行為，要求醫生態度上重視常規，行為上遵守常規可不簡單，因為他們要跨越三道坎：

第一道坎是個人態度。比如，手術前為什麼要遵守常規？為了保證手術品質？還是自己有經驗，常規不重

要？

第二道坎是群體態度。團隊共事的其他人如何看待常規？他們認為常規重要嗎？沒有共識就會遭到排斥。哈佛專家可以堅持達不到常規要求不上手術台，本院醫生有這份能耐嗎？

第三道坎是公眾的態度。公眾構成社會，他們的態度就會形成社會文化。我們的社會是支持遵守常規？還是不受常規當道？

遵守規則的文化不可或缺

我們聽到的、看到的故事總在提供這樣的暗示和明示：商人致富靠勾結、產品製造搞偽劣，教授博士抄論文、法官警察以法徇私，演藝男女愛濫規則、官員朋比為奸、政客接受外國基金博取出位，及一些以衝擊民生來宣示民主自由的叛逆青年，林林總總的人生百態無不在蔑視常規、踐踏常規，來滿足個人欲求和實現所謂的人生理想。可惡的是，這些不守規則，違反常規的形態由於蔚然成風而形成一種社會風潮，並由此滋生形形色色反社會的後患。

可是，當我們被包裹在守規則「吃虧」，反常規「得利」的文化裏，要保持獨善其身真是難之又難，畢竟不是誰都具備條件破繭而出、離群索居、當一個遁世的現代隱士。

為了讓醫生嚴格遵守手術常規，減少醫療事故，我們有必要奮起爭取更多的醫德和優質醫療。但是，那不是個別醫生和幾名病人能夠成就的美事。移風易俗必須靠兩股力量：公眾力量和政府力量。公眾群情激湧，輿論造勢，下情上達引起官方注意；政府或出於民意，或恢復秩序而出台相應政策來糾正社會歪風，達成施政默契。兩者自然建成立攻守同盟關係；有時公眾為先鋒，政府為後盾；有時政府先剷除障礙，公眾成為後援。公眾在第一線配合政府行動，政策才能落實到位。

政府要敢於和善於調動公眾的積極性，公眾能主動理性地配合政策行動，施政效果就會彰顯，社會就能安定和諧，家家安居樂業。這是為政之道，也是為民之道。這個道理恐怕不是以當順民為恥的人能夠理解。

作者為新加坡資深評論員